

# 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

——林逋咏梅绝唱之文学贡献

白灵阶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 林逋《山园小梅》中“疏影”一联以成功的物象组合塑造了梅花的清雅形象,其有意味的姿态和语境使梅花成为隐者形象的诗象征,艺术表现几近完美。这是“疏影”一联独得绝唱之誉的理由,也是林逋此联的主要贡献。

**关键词:** 林逋;山园小梅;疏影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6)05-0086-04

**作者简介:** 白灵阶(1964-),女,安徽阜阳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联向有咏梅绝唱之誉。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认定:“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矣。”<sup>[1](P6)</sup> 大词人辛弃疾“看取香月堂前”的疏枝横斜,忍不住流露出李白登临黄鹤楼式的感叹:“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念奴娇·赋梅花》)。就连不喜欢宋诗的明人也不得不说咏梅诗“惟林君复‘暗香’‘疏影’之句为绝唱(唱)”,然后又酸溜溜地说“恨不使唐人专咏之耳”<sup>[2](P549)</sup>。鉴于此,本文试以细读的方式,综合先哲时贤卓见,解读此联在咏梅题材上的成就与贡献。

## 一、清雅梅格的传神描绘

就咏物之作而言,“所咏了然在目”是一项基本要求。林逋的传世咏梅诗共八篇,即方回《瀛奎律髓》所称之“孤山八梅”。其中常为人们称道的除《山园小梅》中“疏影”一联外,尚有“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湖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等。“疏影”一联的贡献,首先是在物色描绘与组合上,完整而传神地描绘出水月相伴下梅花“疏枝暗香”的清雅风姿。

(一) 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聚焦梅花的疏枝暗香,突出其清瘦之枝、清芬之香、清劲之态、清远之气。

作为花树,梅有十分丰富的生物种姓特征,它不仅花有色、香,树有枝、干,而且色的素艳,香的浓淡,枝的疏密,干的曲直,都可以成为诗歌表现的审美取向。对此,前代诗人或分咏,或并列,其审美观照方式约有以下几种。

1. 香:崔道融《梅花》:“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

2. 色:徐夔《梅花》:“琼瑶初绽岭头葩,蕊粉新妆姹女家。”

3. 香、色:齐己《早梅》:“风递幽香出,禽窥素艳来。”

4. 枝:崔櫓《岸梅》:“含情含怨一枝枝,斜压渔家短短篱。”

5. 枝、色:韦处厚《梅溪》:“夹岸凝清素,交枝漾浅沦。”

6. 枝、香:徐锴《太傅相公与家兄梅花酬唱……伏惟采览》:“枝逐清风动,香因白雪知。”

7. 枝、香、色:来鹄《梅花》:“枝枝倚槛照池水,粉薄香残恨不胜。”

以上咏梅诗中丰富的赏梅视角和构思方式,是林逋吟出咏梅绝唱的艺术前提。“疏影”一联,在前人广泛揭示的

\* 收稿日期:2006-08-28

梅花自然种姓特征的基础上,集中选择梅花的枝干和香味为观照对象,以梅花凌寒独放时的枝疏、香淡,突出其作为木本花卉特有的物种属性和形象优势。所谓“疏影”,指梅花稀疏的枝条在水中的倒影。俗话说:“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梅树却花期无叶,不像其他植物开花季节绿叶婆娑。它花蕾如豆,花形娇小,花梗很短,花萼紧贴枝干,即使在盛开之时,繁花满树,梅树的枝条形态依然十分突出,并在树形整体上显得疏爽秀逸。所以,疏枝,以及其在水中倒影——疏影,堪称寒梅绽放时枝条疏畅姿容清瘦准确表述。所谓“暗香”,是指梅花独特的香气。梅花虽然花形娇小,却香有殊致。它“不同于芝兰的幽香,荷花的清香,白兰的浓郁香和玫瑰的甜腻香,而是一种冷凝而清芬的暗香,……略带一丝杏仁蜜的药味,不闷不烈。”<sup>[3](P188)</sup>况且梅树多平居野处,稀疏的梅枝,在空旷之处,冷风之中,香气不易聚集,故而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暗香”二字,堪称梅香之所专属。

梅枝的疏瘦,梅香的清芬,虽在林逋之前就已进入诗人的咏梅视野。但在一联之中,以寒梅独有的清芬之香,与其水中的清疏之影天然成对,却是林逋的独创,并为后世赏梅、咏梅提供了一个新的经典模式。

“疏影、暗香”,取象准确,“横斜、浮动”,更显梅花之卓绝风神。按梅枝的生长姿态来分,梅树有直枝梅、龙游梅和垂枝梅三种类型,而以枝条笔直向上或斜出的直枝梅最为常见。“疏影”二句显然是为直枝梅的传神写照。所谓“横斜”,一是出自诗人的即目所见,直枝梅的标志性特征就是枝条的笔直向上或横逸斜出;二是基于绘影的需要,只有横斜之枝才会在清浅的水面留下动人的“疏影”;三有传神之妙。斜线是一种趋势的动态象征,静止的斜线也具有动态的视觉效果。梅枝横逸斜出,其劲拔条畅的枝干,与玲珑娇小的花朵相映衬,组成一个静中有动的丰富意境,使梅花难以言表的清劲、闲逸、潇洒、冷峭的气质,跃然纸上。同样,下联的“浮动”,不仅把“暗香”在空气中的弥漫传播形象化、具体化,更令人想见梅花在微风中悄然独立的清静闲雅、清劲峭拔。

众所周知,林逋此联是从五代江为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变化而来。江为原句本也堪称佳构,但两句分咏二物,意不专属;而林逋改“竹”“桂”为“疏”“暗”,聚焦梅花的两大特征,枝、香并举,形神毕现,遂成后世咏梅经典模式。再比较林逋其他咏梅名句,无论是“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还是“湖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均只写到梅花的疏枝(或疏影)横斜这一方面,尽管生动传神,但在展示所咏之物物象特征的丰富性上,终有不足之叹。

(二)水清浅,月黄昏——以水边月下的清幽之境,烘托梅花形象的高雅素洁。枝、香与水、月相伴,良辰与美景并出。

俗话说“宝刀配壮士,红粉赠佳人”,梅花的清雅形象,同样需要与之相称的外部条件的烘托,方能尽显其与众不同的品格。“疏影”一联以水边月下为赏梅之良辰佳境,既

有其现实合理性,也是出于咏梅诗歌的审美需要。

梅花与佳月清溪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自然生态联系。水是生命之源。虽然梅花在花木中属于比较耐旱的种类,但其周年需水量仍较大。排水良好的溪畔坡地,最能满足梅花的要求。故而咏梅诗词中,梅花与水往往一起出场。

王适《江上梅》:“忽见寒梅树,花开汉水滨。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

张谓《早梅》:“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

方干《胡中丞早梅》:“凌晨未喷含霜朵,应候先开亚水枝。”

梅是一种奇特的物种,不畏严寒,却又性喜向阳温暖。“梅树是喜阳性植物,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生长健壮,开花繁茂。如光照不足,则叶片变薄、叶色变淡,枝细而不充实……甚至不开花,不能表现品种固有的特点。”白日的向阳之处,即是夜晚的得月之所,这是古人月下赏梅、和月摘梅的物质前提。至迟在晚唐,月意象就被诗人引入咏梅语境。

郑谷《梅》:“玉鳞寂寂飞斜月,素艳亭亭对夕阳。”

罗邺《早梅》:“冻香飘处宜春早,素艳开时混月明。”

崔道融《梅》:“溪上寒梅初满枝,夜来霜月透芳菲。清光寂寞思无尽,应待琴尊与解围。”

从晚唐到宋初,诗人不断以水或月陪伴梅花,崔道融的诗中更是水、月并出,主要缘于咏梅诗歌审美表达的需要。水光的清明,月色的皎洁,是对梅花的清疏有致、幽洁冷艳芳姿的最好陪衬。水、月有化景作用,能赋予景物以独特的神韵。陶渊明《闲情赋》说“月媚景于云端”,即说高挂云端明月可以为世间景物增添美感。以崔道融的诗为例:溪畔寒梅,近水先发,芳菲初绽。夜幕降临,如霜的月光,透过这一棵开满鲜花的树,撒下一地斑斑驳驳的光影。在这夜晚冷寂的清光里,梅花像一个寂寞深闺的女子,含情含怨,愁思绵绵。她正期待着,知心的琴声和消忧的美酒,带领她走出寂寞的包围。不难看出,在这首诗里,如果没有溪水与霜月,没有水月交辉所营造的清明皎洁、清光寂寂的夜的意境,梅花幽雅芳洁、情怀独具、含情欲诉的诗歌形象便失去依托。其中“溪上”二句以水月伴寒梅的审美构思,应该是包括林逋在内的后世临水映月咏梅语境的艺术先声。

“疏影”一联在晚唐以来逐渐形成的水月伴梅的咏梅习尚基础上,进一步选择了“清浅”之水和“黄昏”之月,作为梅枝横斜、梅香浮动的时空背景。清浅水边,是远离尘嚣的清静之地。朦胧月下,是人静鸟栖的清静之时。在这样的良辰佳境里,梅花的清瘦姿、清劲态,因清浅水盈盈波的衬托而愈发显得冷峭而空灵;梅花的清芬香、清远气,在迷离的月色里轻轻浮动,愈显清淡而悠远。梅影疏淡,清香缕缕,溪水清浅,月色朦胧。梅花的形象美,在梅枝梅香与溪水佳月相伴共生的咏梅模式里,得到完整而动人的表现。

疏枝暗香并举,溪水佳月相伴,“疏影”一联为后世咏梅贡献了两个经典组合,这也是其独得绝唱之誉的首要原因<sup>[4]</sup>。

## 二、隐逸人格的诗象征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人类对梅的认识,是从梅果开始,大致沿着先实用后审美、先物质后精神的路径发展而来。从共时态的角度看,咏梅诗歌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赋物,拟形摹象,着重表现梅花的物种属性和物色特征;二是感物,托物寓意,通过对梅花形象特征的体悟比附或推演提升,抒发创作主体的人生感受和精神意趣。“疏影”一联,即景写真,因象见意,既有赋物之妙,又蕴感物之思,在对梅花清疏斜逸、幽雅芳洁形象的传神描绘中,深深凝结着诗人对梅花品性格调的称许,象喻着创作主体高标出世的隐士人格和精神追求。这是“疏影”一联的又一成功之处。

### (一) 疏影横斜——一个有意味的姿态。

英国的克莱夫·贝尔在其《艺术》一书中,把视觉艺术中能“激起我们审美情感的”动人的组合、排列,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并认为这是“艺术品之基本性质”<sup>[5][16]</sup>。按照这个观点,那些能引起我们审美注意和审美情感的对象形式,都必然具有某种独特的意味。对林逋而言,疏枝横斜的水中梅影,是能够唤起他审美情感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在我们看来,梅花的疏影横斜,恰是象喻创作主体精神追求的一种“有意味的”姿态。

梅是一种长寿树种,有存活千年以上的,老树新枝,枯里含润,古朴动人。尤其是直枝梅类,大枝斜出,劲直苍老,小枝横伸,挺秀峭拔。“疏影横斜”正揭示了梅枝疏瘦、斜逸两大特征。从视觉意义上讲,“瘦”是一种富有理性精神的清劲的美。而“斜”,不仅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力的结构”,它静中含动,富有张力。按西方完形心理学的观点,视觉场中的斜线,是各种力量组合成的一个“自我完满而平衡的整体”。它既要抵抗来自垂直方向的地心吸引力,又要努力保持上升、向前的运动态势。这种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依然向上、向前的态势,这使带有斜线的造型看上去劲健有力。事实上,运用斜线的三角形构图法、对角线构图法,一直是造型艺术的基本模式。“疏影”一联的梅花形象,以斜线为主要造型元素。其枝干横出,疏爽(状态)、劲直(力度)的外在形式,隐含着清贞自守、超然峭拔的精神意趣。这一“有意味的”姿态,令人联想起林逋的隐士身份。

有人把隐逸分为忤世之隐和避世之隐,前者是不合作,后者是不介入<sup>[6][17]</sup>。其实真正的隐逸,不论哪种类型,本质上都是对社会现存体制说“不”,是疏远和偏离世俗社会正常的人生道路,以规避和超越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方式,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和自由。避世隐居要面对很多阻力和障碍,包括物质的匮乏和精神上的孤独。坚持隐居,就意味着要以淡泊超然的心性,不断对抗世俗社会的种种诱惑,从物理空间和精神层面上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林逋正是如此。他隐居西湖孤山,20年不入城市,自甘清贫与寂寞,这种生命状态与梅花疏枝横逸、清新峭拔、屈中见直的审美形象何其相似,堪称“异质同构”。因此,当林逋徘徊溪畔,眼前的梅花不仅是其审美观照的对象,也是其人格理想、精神

意趣的物化和寄托。他以梅花疏瘦清劲、斜逸横出的文学形象,寄托自己超越流俗的精神追求和闲逸孤傲的人生态度,为古代隐逸人格贡献了一种写意的象征符号。

### (二) 水月相伴——一个有意味的语境。

“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sup>[7][12]</sup>水和月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原型意象,并且很早就被引入文学殿堂,成为文学家笔下永不过时的象征意象,记载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

先看水。在古代文化典籍里,水作为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意象,出现频繁。《周易》八卦中有水;古代五行中有水;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水是儒家的一种道德原型;老子说“上善若水”,水是道家心目中世界本体(道)的象征;佛教有“水观”“水定”的修行方法,即观水而得正定,水又成为悟禅得佛的条件了。水在古代诗歌的象征意蕴就更丰富了。诗人墨客以水为兴象,表达各种人生感悟和审美情趣。水意象的隐逸象征意蕴和道德象征意蕴是其中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的《沧浪歌》,沧浪水成为隐居之地的同义语。后世不仅是隐者,一般文人也喜欢以清水为喻,表洁身自好、与世无争之意。如王维《青溪》:“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请留盘石上,垂钓将已矣。”王维以清川比我心,正是着眼于洁净之水的道德象征意义。林逋的隐居地在西湖碧水环绕的孤山,这应该是一个有意味的选择。在这里,水既是隔绝红尘的物质屏障,种梅养鹤的最佳场所;水之明净虚空也与他修身养性隐居乐道生活内容相契合。所谓“心将流水同清净,身与浮云无是非”,当他在水边弄鹤赏梅的时候,眼前清浅洁净的溪水,不正是他超尘脱俗精神境界的象征吗?

再看月。月意象由于能引起人们许多审美联想,也被赋予各种象征意蕴。除了象征团圆与思念、故园、永恒等等之外,在诗人笔下,月意象还因其明洁高远、温静空寂,而寄寓着诗人淡泊闲逸、追求自由的情怀。如刘禹锡《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尘中望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正因如此,月意象常和水意象相伴并出。如王维《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咏梅绝唱中的水月意象,及其交互辉映所营造的纯净莹洁的空间背景,与诗人高标出世的隐逸人格多么和谐、一致。作者把自己的身心,放顿在清空静穆的水光月色里,不染尘嚣。月的高远,水的清浅,似有若无地寄托并强化着诗人空明淡泊的隐者心境。月下水中的梅影,涤尽了以容色娱人的脂粉气和凡俗态,自由舒展着横逸斜出的枝条,堪称清雅超逸的花中隐士。这种隐士梅,不需要俗人的灯红酒绿、檀板金樽,正宜作诗人“微吟相狎”的良伴臧友。

总之,“疏影”一联水月相伴的组合,不仅对所咏之梅花而言是一个“有意味”的语境,对作为隐士的林逋而言,同样

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水月意象以其清冷之境烘托着梅花的清高之品,更因其固有的文化积淀,强化了梅花作为隐逸人格诗意象的符号意义。

### 三、咏物诗词的艺术典范

“疏影”一联为咏梅文学贡献了经典的物象组合,为古代隐逸人格提供了诗意的象征符号,还在艺术上为咏物诗词树立了典范。此联虽只有十几个字,却完美实践了古典诗歌艺术在形与神、虚与实、物与我、情与理、动与静等方面的对立和统一。兹举数端:

(一) 形神兼备。以清冷之境中清瘦之姿、清香之味的传神描绘,凸现梅花风清骨冷的风姿神韵和超尘脱俗的清高品格;

(二) 虚实相对。不描画岸边梅树,而落墨于水中梅影,是避实而就虚。更重要的是,虽字字咏梅,抒情主体的人格形象却如影随形,宛然在侧。虚与实的结合,臻于妙境:

(三) 物我相融。“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心外,可对而观赏;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怀,可与之融会。”<sup>[8](P53)</sup>诗中的梅花形象,是诗人眼中梅,也是心中梅。这众香国里的隐士形象,融入了作者对自我人格的期许和自信;

(四) 情志兼顾。含蓄地流露了自我隐逸人格的道德期许和自信,却无拟人化咏物诗筋骨毕现的刻意表白。语言高度意象化,形象动人,情韵丰沛,比德之意,如盐入水,现于无形;

(五) 动静相宜。疏影横斜虽是相对静止的姿态,却富有张力;暗香的浮动,更透露诗人徘徊咏叹的时间流程;

(六) 诗中有画。绘画性强,宛如一帧精致的山水小品:清亮的小溪、疏瘦横斜的梅枝及其在水面清晰的投影,使画面高低错落;夜晚昏黄的月色更增添了意境的清幽,给人以水墨画一般的审美感受;

(七) 平仄和谐。此联不仅平仄相对,符合格律要求,

而且“清浅、黄昏,都是双声;疏、斜、水、香,声母同;疏和浮,影和横,浅和暗,皆为叠韵,读来泠泠如清溪下坡,铿铿似玉笋明弦。”<sup>[9](P58)</sup>

上述种种,使此联具有多方面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并因意思完整、对仗工稳而便于句摘,能够脱离原篇单独品评和运用。这使咏梅绝唱拥有极大的传播优势,故为许多诗话、诗话摘录评赏。影响所及,后世咏梅诗词和赏梅活动似乎总走不出“疏影、暗香”的笼罩。枝香并举、水月相伴的模式广泛运用,以此为题材的书画作品、工艺作品批量产生。以清高闻名的南宋词人姜夔还以“暗香、疏影”为自己两首咏梅自度曲命名,可见辛弃疾的叹息,虽是词家笔墨,诚为有识之言。

#### 参考文献:

- [1] [宋]王辟之,欧阳修.归田录 澠水燕谈录[M].徐世瑛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
- [2] [明]李东阳著.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第2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4.
- [3] 晏晓兰.中国梅花栽培与鉴赏[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2.
- [4] 程杰.林逋咏梅在梅花审美认识史上的意义[J].学术研究,2001,(7).
- [5] [英]克莱夫·贝尔.艺术[M].周金环,马钟元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 [6] 张立伟.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M].北京:三联书店,1995.
- [7]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7.
- [8]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9] 徐应佩,周溶泉.古典诗词欣赏艺术[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粟世来)

## On Lin Bu's Plum Poems to the Contribution of Literature

BAI Ling-jie

(College of Literature, Zhong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couplet “Scattered Shadows” in Lin Bu's Little Plums of a Mountain Garden successfully created the graceful image of plums. With its perfect artistic charm and unique context, it makes plum the poetic symbol of hermits. This is why “Scattered Shadows” is so highly praised and also Lin Bu's main contribution to literature.

**Key words:** Lin Bu; Little Plums of a Mountain Garden; Scattered Shadows